

巴以冲突一周年：回顾与展望

黄培昭

摘要：发生于去年 9 月底的巴以流血冲突，至今已一年多了。它一开始是自发的，但很快就被双方的政治层加以利用，演化成谈判桌上斗争的一种延续，无论是巴勒斯坦还是以色列，都想把武力和反武力的较量作为提高谈判要价的筹码。从发展看，通过起义突破《奥斯陆协议》条条框框的羁绊，在谈判中另辟蹊径，尽可能让美国敦促以色列做出让步，起码不过分地让以色列“牵着鼻子走”，是阿拉法特意欲实现的战略目标之一。

关键词：巴勒斯坦；以色列；冲突

中图分类号：D371

文献标识码：A

发生于去年 9 月底的巴以流血冲突，至今已一年多了。简略回顾一年来的冲突情况，分析与展望一下未来形势的发展趋势，应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一、一年来巴以冲突的回顾和剖析

1. 冲突不断增大，巴以双方均未能通过武力达到预期目的。

这场波及面和冲击力甚广的冲突，始于去年巴、以、美三方的戴维营会晤失败之后。从本质讲，它是巴勒斯坦人对几年来谈判进展缓慢、经济实惠空乏、生活条件每况愈下等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不满和愤怒情绪的外在宣泄。它一开始是自发的，但很快就被双方的政治层加以利用，演化成谈判桌上斗争的一种延续，无论是巴勒斯坦还是以色列，都想把武力和反武力的较量作为提高谈判要价的筹码。为此，双方不惜火并，干戈相见，大打出手，由起义伊始的石块对枪支，空拳对手握先进武器的士兵，发展到枪对枪，炮对炮的地步。由于势头愈演愈烈，一些局部冲突事实上已演变成低强度的战争。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用上了他们仅有的冲锋枪、迫击炮、手榴弹等武器。以色列则

动用了军火库中几乎所有常规武器，甚至在 8 月轰炸加沙城的巴警察局时使用了重达 2500 磅的超大炸弹，一颗炸弹就将两层楼的警察局建筑夷为平地。当时，巴警察局长穆杰伊达说这种炸弹只有二战和越战中才使用过。所幸的是，巴以军力和武器装备上的悬殊避免了使这场战争向更大规模和方向发展，也避免了更多的无辜百姓生灵涂炭。这里需指出的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使用的武器可以说是最先进的，一些西方媒体报道说以军简直是把巴自治区当成了武器试验场。但从逻辑上推断，以色列并没像某些新闻媒介所报导的那样，对巴人使用了贫铀弹和生化武器。因为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许多地方均呈罗棋布地建有犹太人定居点，这些定居点要么完全位于巴自治城镇，要么与巴控区犬牙交错，难分彼此，这些地方的面积狭小，如使用贫铀弹、生化武器等，身居其间的犹太人也难逃其害。确切地说，也许在采取特殊防范措施的情况下可以侥幸地逃避于一时，却不可能躲避于永远。犹太人自然不会干这种害人也害己的事。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炮声隆隆和枪声阵

阵中折腾了一年，谁都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也都没能达到预期的目标。沙龙多次说：“阿拉法特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根本不要指望通过武力来得到。”阿拉法特也针锋相对地回应道：“通过武力让我们俯首称臣，没门儿。”双方较劲的结果，只能使冲突规模和势头不断加剧，而得不到任何政治上的收获。

巴勒斯坦起义的目标是效仿黎巴嫩“真主党”在南黎反抗以军，并成功地迫使其撤离的做法，在被占领土上与以色列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引发以色列做出强烈的军事反应，继而牵引国际社会和世界舆论的视线，争取尽可能多的同情和干预，使巴勒斯坦问题国际化，形势朝着有利于己方发展。但一年来，巴方并未达到预期目的。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国认为阿拉法特在戴维营的峰会上坐失和平良机，是暴力活动频繁的主要原因。欧盟也对阿拉法特操、控起义多有批评。从国际舆论方面看，巴以冲突时间一长，各媒体都难免会在报道的篇幅和时间上不如刚开始那样重视。以色列国力强盛，军事发达，武器精良，有这些优势，自然不会让巴勒斯坦人轻易捡到便宜。然而巴勒斯坦人不怕死，以色列发射导弹等恐吓战术不能使他们畏惧和屈服，反促使了不少人铤而走险，除通过枪击对抗外，还在以色列境内制造自杀性的恐怖爆炸事件，夺去了几十名犹太平民的生命。这使以色列压服巴勒斯坦人的计划化为泡影。

2. 冲突使巴以关系大幅倒退，巴以和谈与中东和平进程岌岌可危。

先前的巴以谈判虽是中东和平进程中最棘手的一个轨道，举步维艰，困难重重，但总在向前走，即使原地不动，也未发生大幅后退现象。长达一年的冲突已使双方的谈判氛围受到前所未有的毒化。同时，巴以领导人间的信任已丧失殆尽，阿拉法特与沙龙互不信任，谁看谁都别扭。

一年来，虽然阿拉法特和佩雷斯先后进行了5次会晤，但收效甚微。最后一次，即9月

26日在加沙机场的会谈，是在被沙龙5次下令取消后佩雷斯扬言要率工党退出内阁才争取到的，殊为不易。会谈期间即枪声大作，会后双方宣布同意全面恢复安全合作，尽最大努力执行《米切尔报告》和《特尼特方案》的有关条款，以色列将逐步减轻对巴控区的封锁及重新部署军队等。翌日，巴以安全官员在特拉维夫进行了旨在正式启动双方安全合作机制的具体接触。然而仅隔一天，巴以形势便急转直下，在纪念日发生逾百人伤亡的流血事件。可以肯定地说，一年的冲突，使巴以和谈的基础受到空前的破坏，也将地区民众翘首以盼的和平大业推向绝境。

3. 冲突造成众多人员伤亡和巨大经济损失，使巴以双方两败俱伤。

截至冲突一周年纪念日，共有600多名巴人和180多名犹太人成为暴力冲突的牺牲品，双方伤者高达2万多，在当今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流的时代，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冲突也使巴以双方的经济遭殃，巴方经济损失达55亿美元，使近一半的劳动力加入本已很庞大的失业大军。巴方的基础设施建设受到沉重打击，经济元气大伤，专家估计，就是冲突平息后，至少也得5年时间才能恢复。以色列经济损失也高达20多亿美元，由于局势紧张，往日蓬勃发展的旅游业如遭霜打，许多本是游人熙攘的景点罕见人迹，大批曾宾客盈门的宾馆、饭店变得门可罗雀，冷冷清清。同时，因为以色列动辄封锁与巴接壤的边境，数以万计的巴勒斯坦工人无法进入以色列境内打工，失去了养家糊口的经济来源，生活无着；同时也使以色列严重依赖巴廉价劳动力的建筑业、农业等部门遭到重创。据以色列近日出版的报纸援引本国经济专家的分析预测，今年以色列的GDP增长率将由财政部预计的4.5%降为1%，甚至0.5%左右。

二、前景展望

1. 震惊世界的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巴以形势不外乎朝着两个方向发展。

乐观地看，9·11 事件有可能成为使巴以关系得以重组和调整的契机，在美国、欧盟等外力的促动下逐步走向正常乃至好转。美国大爆炸事件后，阿拉法特为表明自己的清白，一天发布数次声明，对事件表示谴责，向罹难者家属表示哀悼，还带头向美国伤员献血，令中小學生默哀等。阿拉法特这样做是怕沙龙利用美国被炸的机会，挑拨和唆使美国将他列为复仇对象。事实上，以色列在事发后确实指责阿拉法特是“本·拉丹第二”，将其境内的恐怖事件与美国的袭击事件相提并论，千方百计地欲说服美国在打击恐怖活动方面与它有利益的交汇点。美国对以色列的牵强指责未予认可，布什和鲍威尔多次打电话给巴以领导人，积极做劝和工作。美国要向恐怖主义开战，打赢新世纪的第一场战争，需要尽可能广泛的国际支持，自然离不开诸多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不希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在这种情况下再继续惹事，帮它的倒忙。

悲观地看，9·11 事件后，美国眼下顾不上巴以局势，同时巴以冲突一周年，各地都不可避免地举行纪念活动将使冲突升级，前景暗淡。虽然阿拉法特为争取主动，在9月中旬犹太新年前夕率先宣布停火，甚至表示“打不还手”，这得到以色列的呼应，沙龙也表示“不主动向巴人发动攻击”，但事实上双方并未兑现停火的承诺，包括其后阿拉法特和佩雷斯达成的协议也没能阻止住枪声。其中原因有冲突本身在高强度状态下持续一年后的强大惯性使然，也有双方，尤其是阿拉法特对局势的驾驭能力问题。客观上，阿拉法特想控制住巴勒斯坦的整体局势并不现实，以色列的军事打击已把巴自治区切割得支离破碎，很难让阿拉法特政权在每一块土地上施加影响。此外，巴反对派哈马斯和圣战组织虽在阿拉法特的劝说下暂时宣布停止在以色列境内的爆炸行动，但并不放弃“反抗占领的斗争”，并对阿拉法特和佩雷斯的停火方案予以拒绝。10月1日，圣战组织又在耶路撒冷西城犹太人的一个商业

区制造了一起汽车爆炸事件，幸未造成人员伤亡，但以色列仍把此事件看得相当严重。以色列的惯常作法是，只要有犹太人在爆炸中遇难，肯定会加倍对巴勒斯坦进行报复。类似的爆炸事件肯定将继续下去，这大大增加了局势发展的不可预测性和变数。

两种可能都存在，至于哪一种可能性更大，这除了正常的逻辑分析与推测外，还受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中东形势瞬息万变，很难把话说死。

2. 巴问题被“束之高阁”和逐步“边缘化”，真正的解决将比预期的要晚。

首先，目前的国际舆论均将焦点对准美国出兵“打恐”上，对此前关注的热点巴以冲突开始表现出冷淡，巴方想推动美国向以色列施压的作用将大打折扣。其次，从美国的中东政策看，克林顿执政时期，美把中东视为其外交重点之一，倾力促和，但功亏一篑。布什入主白宫初期，吸取了前任教训，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不贸然在中东出手。中东在美战略地位中的排序已经后移，今后，布什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可能会改变此前“相对超脱”的做法，加大对中东的投入及对巴以的干预力度，但更着眼于停火，也就是力争将局势的发展控制在不影响它安全利益的范围内，尚不可能拿出像克林顿那样的精力去促成巴以媾和。客观事实是，巴勒斯坦问题离开了美国的鼎力干预，巴以自己不可能解决，这就决定了巴以和谈之路将是曲折而漫长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巴勒斯坦问题解决的时间将会推迟。

3. 巴以即使复谈，双方也不可能按旧有方式进行。

迄今，无论是巴勒斯坦还是以色列都未放弃通过和谈实现和平的战略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巴以双方意愿如何，最终都得重新坐到谈判桌前。问题是坐下来后怎么谈。对巴以关系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奥斯陆协议》，由于是在国际社会的撮合下，巴以双方经过权衡利弊后的产物，先天不足，存(下转第 27 页)

供重要保障。

阿拉伯国家的基本国情是，无论贫富均属发展中国家，虽拥有共同的优秀文化传统，但总体上看，生产力水平仍较低，即使是拥有丰富油气资源的产油国，也因历史局限，至今尚未走出单一石油经济的阴影。阿拉伯国家的经济现状决定了它们在国际经济和政治关系中对发达国家的具有一定的依附性，而这种依附关系的存在反过来又成为影响阿拉伯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克服这种依附性非常重要，唯此才能跟上当今世界飞速的发展形势，经济上真正实现独立，不受制于发达国家。当前，发达国家虽占有捷足先登之利，拥有明显的先发展优势，但全球化为阿拉伯国家克服自身的依附性带来了机遇。阿拉伯国家拥有两方面的优势，一是民族传统文化方面的优势，一是石油天然气资源方面的优势。前者有助于阿拉伯国家保持民族特性，抵御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侵袭；后者可为阿拉伯国家提供充足的发展资金，加快发展速度。在此条件下，阿拉伯国家既可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充分合理地利用得天独厚的油气资源，获取发展所需的资

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可以利用生产要素全球流动的机会，分享全球化的成果。

总之，全球化是一必然趋势，回避不了，必须主动积极参与。对阿拉伯国家而言，前景是乐观的。阿拉伯国家在政治发展中，可以借鉴别国政治建设的有益经验与教训，根据本国国情，积极吸收人类一切先进的政治文明成果，促使本国的政治发展走上民主、健康的道路。

参考文献：

- [1] 倭萨马·麦吉杜卜：《全球化与区域化》，埃及书社2000年版。
- [2] 丹尼·罗德瑞克：《全球化走得太远了吗？》，熊贤良译，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 [3] 雅克·阿达：《经济全球化》，何竟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 [4] 格拉德·博克斯贝格：《全球化的十大谎言》，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 [5] 《国际形势变化条件下阿拉伯世界面临的挑战》，开罗阿拉伯欧洲研究中心组织的第二届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94年版。
- [6] 鲍尔·哈利松：《明天的第三世界》，埃及图书总局1992年版。

· · · · · ·

（上接第30页）在诸多弊端。一年来的冲突又使它的框架受到冲击而后劲乏力，正面临是存是废的严峻考验。

根据一年来的形势发展状况，《奥斯陆协议》本身已是名存实亡。也许，具有理想色彩的《奥斯陆协议》的精神还在，但《奥斯陆协议》框架本身已经坍塌。这虽令人遗憾，却是不得不客观地予以正视的残酷现实。对此，巴以双方领导人都在进行反思，重新摸索。沙龙多次公开强调《奥斯陆协议》已寿终正寝，谈判不可能照此进行。表面上看，阿拉法特仍想保住《奥斯陆协议》，因为按常理推断，失去《奥斯陆协议》就意味着失去了以前的谈判成

果。然而，从几年来以色列历届政府每以种种借口推诿、延宕甚至拒不执行与巴签署的有关协议情况看，《奥斯陆协议》在以色列人手里早就走了样。阿拉法特对此一直不满，他认为《奥斯陆协议》中有关通过共同谈判商量解决双方争执，任何一方不得单独采取行动的规定，其实是在束缚巴方的手脚，因为美国严重袒护以色列，所谓“共同谈判商量解决”说到底还是得按照以色列的意志行事。通过起义突破《奥斯陆协议》条条框框的羁绊，在谈判中另辟蹊径，尽可能让美国敦促以色列做出让步，起码不过分地让以色列“牵着鼻子走”，是阿拉法特意欲实现的战略目标之一。